

本期向读者推荐4篇作品。《“荒岛”去荒记》以作者亲身经历讲述了黄岛由“荒岛”变为新区的翻天覆地之变。踏着青年时代梦想的脚步来到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荒岛”，作者将青春和汗水挥洒在这里，在30年的时间里，与无数奋斗者一道，乘着改革的东风，缔造了黄岛今天的腾飞。《怀念雷达》深切缅怀中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雷达先生，他的耿直狷介、严谨深刻，像“雷达”一样精准探测着当代文坛的脉络与走向，他的离去令人深感痛惜。《在萧县吃蝶拉猴子》用生动、质朴的语言写出了蝉蛹的美味，接着宕开一笔，将小昆虫的生意经娓娓道来。《春天，生命的接力》追随万物复苏的脚步，讴歌生命的力量。

——编者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纪实

“荒岛”去荒记

□ 于静梅



青岛胶州湾大桥鸟瞰。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来“荒岛”工作定居，源自青年时期的浪漫一念。当时大学即将毕业，在北京和青岛两个城市的选择上，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青岛，只为青岛能看到大海。

就这样千山万水来到青岛。来了一看，傻眼了，不是青岛是黄岛——黄岛是青岛的一个区，但隔着胶州湾海峡，东边的青岛早已是有着欧式风格的现代化都市，而西边的黄岛却是“一条马路两盏灯，一个喇叭满街听”，最高的楼是刚刚投资开发的一栋三层黄色工厂厂房。

“黄岛”原名“荒岛”，因“荒”与“黄”谐音，就改称“黄岛”，以为这一改就不“荒”了，却不知正好与“青黄不接”的成语巧合，这十分恰切地象征了当时黄岛和青岛市区之间的实际境况。上百年来，黄岛与青岛隔海相望，就是无法打破“青黄不接”的局面。

来了黄岛，大海是见到了，接踵而来的是各种不便。想进城，得过海。想逛街、逛公园、娱乐，都得过海。除了绕远坐长途车，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码头的渔船。平日里风平浪静还好，一旦海上刮大风起大雾，所有船只都只能在码头搁停。

刚到黄岛的时候是1989年。黄岛在荒僻落后中盼望了10年，我的青春也在工作中燃烧了10年。10年之后，随着国家投资和外资源源不断地涌入，黄岛开发区的主干大路像经纬线一样交织起来，高楼大厦平地而起，有时两、三个月不出去走走，就发现又崛起了一片崭新的楼房。同时，随着工业、文化、旅游、餐饮等产业发展日新月异，中高端人才、外来经商和务工人员像从五湖四海汇聚过来的活水一样注入黄岛。

一晃又是10年。记得那年初春，一位白发皓首的老人从台湾回来探亲。他颤颤微微地站在曾

经是破落渔村的现代化小区里，眯着双眼看着一栋栋崭新的楼房，难以置信地问：“这是哪里呀？我的家呢？这是我的家吗？”他的妹妹从楼房里呼唤着“哥哥”迎出来，哥哥涕泪横流。老人在妹妹家的新楼里住下来，楼房里有暖气，可以像在台湾一样天天洗澡。他再也没有回台湾。

虽然如此，黄岛最大的问题——“青黄”不接，依然无法破解。轮渡公司在码头开通了快艇，但逢着大风大雾依然无法通船。到了2006年，那是个最令黄岛人欢欣鼓舞的年份，国家大力筹划和投资的胶州湾隧道和胶州湾跨海大桥几乎同时正式开工投入建设。从那年起，黄岛人就每天关注着这两项大工程——南隧北桥的建设情况和进程。原以为如此大的施工难度，没有个十年八年是不成的。没想到仅仅用了不到5年时间，两项工程几乎同时胜利竣工并开始正式运营。

2011年6月30日，对于黄岛来说，是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那一天，胶州湾隧道如蛟龙一样从海底钻了过来，胶州湾跨海大桥像长虹一般从大海那边飞跨过来。记得那天一大早起床，早饭都没顾得好好吃，我就乘公交到山里隧道口，等待隧道开通剪彩。到那里一看，已经有许许多多的黄岛人，早早在隧道口两边排出了又宽又长的队伍。他们笑逐颜开，翘首期盼，俨然共庆一个盛大的节日。

队伍里有许多头上戴着红绿方巾的妇女和面色黝黑的男人，他们是山里的渔民，祖祖辈辈居住在黄岛最东南部的海角，隔着海水与青岛市相望。无论目光有多长，就是够不到对岸的高楼大厦。现在，隧道一开通，他们能够快捷地穿过大海，到达青岛市区。有人开玩笑说，山里人坐隧道车到市里买个菜，一个来

“我与新中国”征稿启事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了以文学的形式纪念这一历史时刻，人民日报海外版华文作品版诚邀广大作家和读者拿起手中的笔，以“我与新中国”为主题，写下自己的故事。诗歌、散文、纪实文学、小小说各类文体不拘，篇幅以2000字为限。

投稿邮箱为：xzg70zwhwb@163.com

回，一锅水刚好烧开。

蛟龙过海，长虹飞渡，像两条无与伦比的珠链，把青岛和黄岛紧紧连在一起，破解了“青黄不接”的问题。

刚来黄岛的时候，偌大的、平明如镜的金沙滩上，除了几个撒网打鱼的渔民，没有什么闲散游人。几片掉了漆的小渔船在水边抛锚，一派古朴沉寂的景象。如今，金沙滩早已名冠“亚洲第一滩”，各色楼亭殿阁错落有致，著名的青岛啤酒节迁址至此，凤凰岛大剧院金凤飞落，一年四季游人如梭。尤其到了盛夏，四方游人翩然而来，纷纷投入金沙滩怀抱，那片宽广的大海，就像过年下饺子一般沸腾起来。

素有“海上西湖”之称的唐岛湾和东西纵横4.5公里的唐岛湾滨海公园，小桥静默，流水潺潺，花开朵朵，碧草葳蕤，让人仿佛置身江南水乡。桥隧未通的时候，开车到那里游玩，可以随便找个地方，甚至可以横着停车。现在，尤其到了周末，5个停车场车位都是满满的。究其原因，一是黄岛人口逐年翻番增长，二是青岛老城区人也都从隧道“游”过来，与黄岛人民一起共享黄岛美丽风光了。

对于一个人来说，30年刚刚而立；而对于黄岛，30年是令人瞠目结舌、翻天覆地的巨变和腾飞。

紧随腾飞、巨变的脚步，闻名遐迩的东方影都，集商业、文化、娱乐、餐饮为一体的万达Mall，美丽的珊瑚桥、星光岛，沿着滨海大道由东向西，像洒珍珠一般一串串闪闪发光地铺洒过去。最早的青岛理工大学落户黄岛后，中国石油大学、山东科技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等相继风落梧桐。近几年，复旦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名校又在西海岸开设分校……

全方位大发展令黄岛这片弹丸之地已施展不开手脚了。于是，黄岛西面的胶南小城及胶南辖区内广大的工农牧副渔产业区，于去年东西合璧，正式合并更名为“青岛西海岸新区”。从此，“荒岛”不再，“黄岛”不再，桥隧畅通无阻、紧密相连的大青岛格局蔚然形成。

如今，黄岛人不用再眼巴巴地朝着青岛市里“望洋兴叹”。开拓、包容、进取的姿态使黄岛成为更加多元化、现代化的移民城市。它的人口构成，有三成左右是黄岛本土人，其余七成都是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外来人”，就此打破了黄岛久居一隅的闭塞、落后和排他性，形成了开放、多元的文化格局。走在大街上，随处听到的普通话，黄岛本地“80后”也都说起了普通话，衣着打扮、精神面貌，彰显出都市的时尚风范。

30年弹指一挥间，我当年怀揣一粒花种来到黄岛，把它埋进这片土地，浇水、施肥、侍弄，天天盼着它生根、发芽、长出茎叶、孕出花苞，一天一个欣喜地看着它发芽、抽叶、打苞，继而蓓蕾初绽、盛开、怒放，直到芳香四溢……

“竹柳苗”和“金蝉卵枝”的出售，进而形成了“金蝉农”群体。

我在萧县宾馆看电视，当地电视台不断有滚动广告播出：“为满足广大金蝉农的后顾之忧，本公司出售‘金蝉卵枝’，提供‘知了猴子’种子竹柳苗……”这已经成为萧县一门特色产业。

蝉农们将“金蝉卵枝”收购回去，“种”在自家果园里，卵就在自家土地里发育成长，等几年过去，蛹们都纷纷爬出地面，往树上爬。它们多么希望能够爬到树的末梢，蝉蜕飞走，度过蝉的一生。

可是蝉农们却要收获了。蝉农们在树的半截腰上，裹一圈透明胶带，阻止蛹们往上爬。蛹爬到胶带上，扒不住就一骨碌掉到地上，或用手电一照，蛹也会掉下。蝉农们熟悉蛹的模样：它的眼睛是白的，它吸收的是树根的汁液，它没有肠子……

现在这东西已经很金贵了——它的生长周期那么长，比一头大牲口长得还要慢。在饭店里，要吃上它，至少要一块钱一个！炒一盘，也得几十块钱！

我们往往会对于不了解的领域和事物缺少关注。不是有一个成语叫“金蝉脱壳”吗？“金蝉脱壳”是怎么回事？是如何形成的？在萧县住了一晚。我吃了几只干扁蝉蛹，听了这么个神奇的故事。不记下它，真有点对不起这一方土地。

与我同行的一位女士，在听完蝉如何蜕变成蝉的美丽故事之后，非常惊奇。她的同情心上升了，说：“我以后再也不吃油炸蝉蛹了。”

□ 胡平

怀念雷达

◎ 心香

雷达先生是我的师长。1995年，我的第一部理论作品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出版，他作为评委兼编委亲自为我写编后记，称赞我的书论题新颖、探索性强，处理了一个文学理论研究中鲜有涉猎的题目，并饶有兴致地深入阐发了我的论题，使我很感动。那时，我像许多作家那样，切身领略到他的大家风度，他是真细读，真思考，不敷衍。如今重读，我仍感到他为我写出的每一个字都言之有物。直到过世前参加最后一场研讨会、写最后一篇评论文章，他都是这样做的，受益者有多少，无从统计！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在他的领导下成为文学批评重镇。作为他的学生，我们对雷达老师的尊重有着充分理由。

雷老师也是我的朋友。我有幸与他先后同事20多年，又常在一起参加文学活动，时间愈久，相知愈深。我们没有一起单独吃过一次饭，却走得越来越远，通话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他常在电话里强调：“老弟，我是把你当作我很好的朋友的。”我则把他视为师友。我们在长期交往中，对彼此的为人有了彻底的了解后，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我和雷抒雁老师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人生在世，在同行中结交一位挚友，特别是资历有点差距的挚友，往往都需要二三十年以上时间，所以，两位雷老师的离去，都使我感到莫大的损失。

还是不习惯研讨会上没有雷达老师的身影，总觉得少点什么。过去，研讨会临近，雷老师常打来电话征求我的意见。实际上，他对每部作品的看法非常准确。他说，“我看这本书一般”或“我看这本书还不错”，就已经给作品打下基本分，其中已经包含思想、艺术、分量上的综合评价。但他还是乐于先听听你的想法，他可以赞同你的一些观点，并作为参考，但发言时绝不会重复你的观点，这体现出他的实力和对待每一部作品的认真慎重。

雷老师享年75岁，去世得实在太早，但直至临终，重要文学活动上始终有他的身影。他常第一个发言，压力无形中更大，需要准备的东西更多，被寄予的期望也更大。他出色地完成了生平最后一次发言，是所有评论工作者的楷模。他的事业人生是完整的，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悼词中说，他的逝世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大损失，绝非虚饰。

雷达老师去世后不久，甘肃天水市在他的故居举办了纪念活动，我有幸来到他的家乡。他家的院子因失修已经拆除，准备重建，暂时是一片废墟。我在砖石木料中寻找，只找到一口铁锅。

院落里摆放着雷老师的遗像，他的笑容依然可亲可敬。我和雷老师在三千里外再次重逢，他的笑容似在表达他是真的高兴，我也觉得，我们仍在交谈。

过去，和雷老师见面，我常笑称他为“雷大师”，他总是认真驳斥我说，什么大师，都是在想儿糟改我。但现在，我想认真地说，雷老师就是大师。雷达是中国当代文学德艺双馨的名家大师，目前的评论家中，也许没有人比他跟踪阅读当代文学作品更多、评论当代文学作家作品更广。他对文学思潮的观察，背后涌动着对文学现象的体验；他置评一部小说，会比较着他阅读过的无数作品。他不仅学养深厚，立论严谨，是“新写实”“现实主义冲击波”等史论的创始者，而且艺术感觉极好，深知文学创作的细枝末节，写出过《韩金菊》等大量影响广泛的散文精品。因而，他对作品的判断与审美感受力与普通评论家是不同的，他能够首先把握艺术品位，后论及其他，一锤定调。这是他得天独厚之处，也是他让作家服气、让同行难于超越的主要原因。

大师不仅意味着事业上的骄人成就，也意味着人格上的高洁。在我们这个时代，雷老师仍保持传统文人的操守。他的孩子气和敏感是好玩的，也体现出他的真诚耿直。一旦进入文学的世界，他便完全进入求真境界，绝不苟且。研讨会上，当着作者的面，他会肯定作品的优秀，也会坦诚指出种种不足，让人心服口服，树立了批评作风的楷模。雷老师是真正的学问家，他不投机取巧，不随波逐流，不作阿谀逢迎，不道违心之言，难能可贵，令人尊敬！

雷老师对文学的关注、思考和写作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时日。他的逝世，带走了我们眼前一道熟悉的风景，也带走了一种知识分子的高风，对此我深感痛惜和失落。他留下的影响将是长久的。



(图片来自网络)

◎ 食话

在萧县吃蝶拉猴子

□ 苏北

蝶拉猴子，又叫知了猴子，或出土前叫蝶拉猴子，出土后叫猴子。这连安徽萧县人也说不清楚，我在酒店吃早餐时，当地一位公安局的同志告诉我，叫蝶拉猴子，而接待我们的朋友老朱则称其为“知了猴子”。总之，不管当地怎么叫，说的都是蝉蛹，即是蝉的幼虫。

萧县人爱吃蝉蛹。他们谈起“蝶拉猴子”，个个眉飞色舞，相当高兴。老朱是个“蝶拉猴子”迷，每年都要买一两千个，用矿泉水瓶装起来，放在冰箱里慢慢吃。他说，一个矿泉水瓶大约可放一百个“蝶拉猴子”，把它们压满，再灌满水冻起来。吃时取出一瓶，化开，和新鲜的一样。老朱说这东西高蛋白低脂肪，一个劲地劝我多吃：“绝对是绿色食品，对你的健康有好处。”

蝉蛹的吃法有多种，但最好是干扁：将每只略略压扁，平底锅放少量色拉油，油烧至微热，将蝉蛹倒入锅中，加盐，煸至微黄，起锅，装盘。端上餐桌，趁热夹起一个，入口慢慢嚼，绵、软、香、酥，四色兼具，可以说是天下至味。

蝉蛹的生长规律十分神奇。它的产卵过程让人惊异不已。成蝉交配之后，母蝉在树顶上，寻

找嫩小的树杈，在其末端将一根产卵器刺入嫩枝中，以切断树枝的营养，之后将卵产入嫩枝内。嫩枝被切断，营养供应不上，渐渐枯死，在风中很快折断飘落在地上。一场小雨过后，藏在枝中的卵孵化成幼虫，就趁机钻入土中。

蝉的幼虫要在土中深藏3年，或者更长时间（据说它吃的是树根的汁液），才能重新钻出地面。老朱说，那要到每年的6月初，开始收麦子，或麦子收得差不多了，梅雨季节即将到来时的时候。一场雨，土松了，这个家伙就钻了出来。农谚有：“打了场，燥好燥，地里猴子出来没得数。”这里“没得数”就是“多得不得了”的意思。

蛹变知了的过程，必须发生在夜间，蜕了壳（蜕的壳是一味中药）的蛹就变成了蝉。幼蝉（蛹）在夜间钻出地面（当地人告诉我，它是凭着嗅觉，闻着一棵树，沿树根往上爬），爬着爬着就慢慢变了颜色。天一亮，太阳出来了，它的壳逐渐变硬，就可以飞了。农民们与土地打交道，掌握了蝉蛹生长规律，当地人便做起了人工养殖的生意。蝉农们知道哪根树枝上有卵，于是便有了

春天，生命的接力

□ 苏雨景

先是金灿灿的迎春
柔软的枝条拉着满弓
射出洞穿严冬的第一支箭
寒凉就此止息。光阴荏苒
总有人喊出第一声道白
才可以抖开人间的水袖

接着是梨花
大雪一样的，向着天际弥漫
从平原，到谷地，河滩
到处是她明眸皓齿的样子
湛蓝的天空下，成片发光的魂魄
让整个春天布满了经文

然后是桃花
她们有着绯红的脸庞，新奇的眼神
呼啸而来的青春气息
她们在号令下集结，又陨落
为了接近大地
摩肩接踵
轻盈的内身碰撞出生命的脆响

为什么要写这场接力
因为她们都有不可复制的凋零
都有化作尘泥的宿命
久久盘桓的余香
以及令人颤栗的轮回
都有让我梦里想喊出口的姓名

不能忽略，家园返青之前
她们隆重的盛开
她们把风雪抱在怀里
把险境抱在怀里的悲壮
现在，她们以这样的方式
与我相顾无言，就是在告诉一个诗人

不要只写清风明月
只写此时最表面的章节
最舒适的段落
还要借助巨大的春风给骏马
以鞍辔，以长鞭
以驰骋的疆域
以抵达的马蹄铁